



## 我不望星空

○黄老邪

听了一晌杨国民，不为别的，只为重温我早已面目全非的青春岁月。听他一折一折唱下来，都是深情款款、花开万世的模样——

那年那日，我坐在薄云微雨清扫过的石阶上，隔着一条湿漉漉细草青砖甬路，篱笆园里有花盛开。横过花丛的铁丝绳上挂着一串雨珠儿，上面的衣服刚刚被人收走，我当时真的分不清它是洁白的还是玫红的。那年那日，大城市小街巷，阳光明亮的啤酒馆，点的什么菜忘了。只记得柴桌条凳，故人相对，喝着啤酒，一碗又一碗。我第一次喝这玩意儿，苦、涩、酸，比不上白开水。有种心事，朦朦胧胧，萦绕不去。我使劲儿将青葱乱草的头发，不让它蔓延成凡·高的向日葵。今年那日，揣着明白装糊涂，各种自黑，各种捧与赞，只为石阶上的少女转眼旧成了羊皮卷。最不想面对，是羊皮卷上潦草着这这那那的不堪回首，最最不想面对，是那入肚肠里深藏着的偌大江湖……

往事明亮在逝水上，一切都还在那儿，沟是沟岸是岸，故事还是故事。不必证其有，更不必证其无。只是挡不住心里忽悠一下，大风刮过了千山万水。我不恼也不伤，也无可悔悔，人生原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连小屁孩儿张嘉佳都懂得：“每个人都有卸无可卸的包袱，退无可退的道具，忍无可忍的眼泪，追无可追的前途。不经意就痛出望外。”

痛出望外比喜出望外好啊，就像一个人对着地图上乱麻绳一样的河流，没走时，是望不到边的累与痛，愁得心痛，累得脚痛，纠结得肠子痛。等到你一条一条走过，坐在众河之首回望，只剩下沉甸甸的惬意。谁说只有贵才好，其实“贱”也挺好的。“贱”到当牛做马，为父母拉车，为儿女拉车，为称得上责任的七七八八拉车，上一道坡，又一道沟，过一道沟，又一道沟，如今望见终点了，平展展的一小段，还一溜下坡，飞的感觉多爽啊。好风擦干了额头上的汗，抹去今生今世所有的杂念与胡想，心里天高野阔，白草红叶两茫茫，唯余亲人，简洁，纯净，触手可及……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白发人早已知道，再美好的沧桑，美好得入了名伶声情并茂的唱腔，一时间揉断人的肝肠，对于时间来说，那也是假的。如今我能握在手中的，唯有文字这多味的谷粒。我不望星空，因为星空在我心里。在我心里，它是永不消逝的田园，年复一年，降解着各色毒素和最厚的黑。即便亿万霜雪加身，陌上桑枝依旧，四季草花万千，那是人类的花瓣，人类的星空，现实中的真实。余下的，就让它随风而逝吧，不足惜。



## 简单多好

○云建军

新茶初下时，一好友送与我一包龙井。那是用土黄色草纸包裹的，纸上只印一个圆圈的绿色Logo，外面用很细的红丝带十字捆扎。解开后，清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我十分珍爱，品尝后放入冰箱，想起来就沏一杯。我不是一个离不开茶的人。茶，对于我来说，喝了挺好，不喝不念，优劣更分不大清。然而这包龙井倒让我十分上心，原因不在于茶，而在于那份简单。

在商品匮乏的年代，多数东西都是用黄草纸现场包装的，连捆扎的细绳子也是纸捻成的。那时候没有塑料袋，更没有那些过分的包装。几十年的光景，物质丰富后，就开始给商品穿衣服，并且越穿越华丽，越穿越越多。久而久之，不包装或包装简单的东西，就沦为低档品。于是乎，茶叶、月饼等不再以真面目示人。人们不知道购买的是商品，还是商品的外衣。君不见，一个个店铺琳琅满目，一盒盒礼品难见真容，简单的东西变得不再简单。

何以出现此类现象？不是人们不知道简比繁好，而是重视外在形式，忽视内在品质，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好的东西要精心包装，怕失去了价值。不怎么好的东西更要拼命包装，目的不言自明。如此一来，好坏东西外观一致，缺少了直观评判标准，自然造成良莠不分，真伪不辨。

孟子说，“君子本色，表里如一”。其核心要义就是强调内外一致、简单透明。明初有个大臣叫刘基，他在集市上花高价买了外观鲜亮的柑子，到家剥开一看，破棉絮一般。找卖者理论时，对方理直气壮地说：“我卖这样的柑子好几年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就您不满意。世上骗人的到处都是，岂止我一个？请问，

那些威风凛凛的武将，从装束上看，比孙子、吴起还神气，可是他们真正懂得兵法吗？那些头戴高帽、气宇轩昂的文官，难道他们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本事吗？又有哪一个不像我所卖的柑子那样，表面上如金如玉，内里却像是破旧的棉絮呢？”刘基听了哑口无言，回到家后就写了《卖柑者言》，这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故事。

数百年后的今天，卖柑子的小贩仍在街头叫卖，那样的柑子依然鲜亮。看似小贩做人不地道，表里不一，是做的“不简单”的勾当。但他对自己行为的辩称，却是“不简单”的根源。

生活中“不简单”的人不少。更多时候，人们是把“不简单”当成褒义词的。实际上，被称作“不简单”的好多人，并非那么舒服自在，而多数是戴着沉重的面具，在舞台上无休止地表演，让别人感觉出来“不简单”。“不简单”的人很累，并容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等其“不简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思念起简单来，一旦富有就复杂；人在落魄时简单，一旦富有就复杂；人在落魄时简单，一旦得势就复杂。人人都渴望简单，因为一简单就快乐。人人都想复杂，因为一复杂就痛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活出简单来并不容易，要活出复杂来却很简单。

《道德经》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这个道理，并不费解。简单，并非贫乏或缺少内容。简单是一种境界，简单是一种智慧，简单是一种品质，简单是精神的皈依，简单是生命的本质。愿我们都拥有简单，沐浴在简单的世界里，让简单主宰生活，让人生变得透明。

简单多好。

春风漾起的时候，便向我们发出了温暖的请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赴约，春风依然走得从容优雅，漫过山谷，覆过田野，尽职尽责地装扮着季节的妩媚。

春风是柔情的，时刻散发着相约的召唤。春风的身后是春天，与春风牵手，满眼便是春天的景象了。

这种诱惑，似乎谁也抵挡不住。于是，几个文友相约相随，飞出圈养的栅栏，去附和一曲大自然的风雅。

我们与春风相伴，春风带我们出发。去处无须讲究，随意择取一处清静地方，只要春风能够到达，便是极好的风景。风景无处不在，原本就在我们心上。

行至偏僻山区的一个小村，春风早已比我们先到了。在村口停车，一棵古老的大树威武地矗立眼前。古树有些苍老，浑身的褶皱，却粗壮挺拔、巍峨参天，我们争论好大工夫，终归也没弄准古树的名称。四个人走上前，连起手，环抱古树，居然没能合拢，众人惊叹唏嘘。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赞叹古树的高大，还是感叹树下的我们原来是如此渺小。人往往是在开阔视野之后，敬仰高大之余，才明白自己在现实中

仅一草芥，所有的分量和地位，是那么微不足道。

细软的春风似柔嫩的手，在古树撑起的上空轻轻抚摸，似乎在唤醒沉睡的古树，九尽春来，也该是发芽的季节了。古树恍若还在冬眠的梦境，完全没有洗脱浑身的惺忪和懒散，依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凝望古树，仿佛感受到了古树的博深情怀。历经世事沧桑，阅尽岁月风雨的古树，似一位慈祥宽厚的老人，或许，在春风浮动的时候，把报春争俏的光鲜让给了年轻的树们花们，让它们尽情绽放，奉献美好，人世间才有了春天的大善大爱。那一刻，我恍若听到古树的声音，待春尽夏至，傲然挺举，一开便是一片阴凉。我对老树肃然起敬，这不仅是一种至高的品格和境界，更是一种大气恢宏的个性宣言。

春风把我们引到小溪旁，溪水叮咚，流淌不息。小溪两边，茸茸的黄，嫩嫩的绿，已闻见了春的蓬勃气息。跳过小溪，翻过一座山岗，油菜花的浓香扑鼻而来，视觉撩开眼前的雾幔，春天的温婉真容便明朗真切了。

友人扑棱棱跳进花的海洋，吻花，拍照，摆出男子的多情姿态，秀出女子的温婉

静美，似乎自己也就万种风情，靓丽照人了。

一贯散淡的我，懒坐于田头草地，春风扯着思绪往深处走。放目望去，金黄的油菜花将村落和土地浸泡在暖意之中，春日阳光从花间浮动而过，碎成一地的欢乐。不知为何，我的心中静静地流淌着些许孤寂与伤感。

油菜花开在早春，只是春天的前奏，待过些时日，万木争荣，百花齐放，到处无限生机，无须用更多的笔墨去书写，更不用刻意搜寻优美的词句去赞美，厚重与敦实仿佛是赋予季节之首永不更改的颂词，那才是真正的春天。

我轻轻蹲下，捧一把褐色的土壤，那独特的的气味总让我久久陶醉。我知道，汗滴禾下土的滋润、锄耨犁铧的耕耘，成就了丰厚繁华的春天，花花草草只是春天的配饰而已，丰美流韵的春天还在后面。

透过油菜花的摇曳，望见远处的几树银白，那是梨花的绽放。近的，远的，白，皆吐芬芳，晕染成初春的美丽画卷。我是万木丛中哪棵树，哪朵花？似乎都不是。蜜蜂闹着花香来了，成群地在花间飞



麦田晨语 冯小敏 摄

## 选择的味道

○高淮记

人的诞生，自己不能选择，所以后来的路上，处处都得选择。

丫丫学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嫁人，挑才子还是拣富豪；娶妻，找脸蛋儿还是找贤惠；出行，坐火车还是乘轮船；做客，穿中山装还是打领带；购物，买香梨还是买苹果……

人生过程，没有头尾的选择，选择的即看不见，突然袭击，一把将我拉下来，说公共财物要爱护，弄得我愣半天回不过神来，其他人吓得赶紧溜走。过后，没想到他又找我赔不是，说单拉我，是为了打牛震马。自己输着理，上司用心如此良苦，让我又一次愧疚有加。这样的上司，不能不让人敬重。

品味选择，你和我，我和他，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苦涩。听风就是雨者，唯上命是从者，鸡子过去尿湿柴火者，光使驴子不撒粪子者，鸡蛋里找骨头者，一日小错终生不捆绑者，给一颗糖豆抽一鞭子者……无法选择的上司里，型号多多的可敬不可爱，可爱不可敬，不可敬也不可敬。有一个规律，媚上者一定蜜下，逢迎者必定压下。其实，这样的上司，收入多少恭维，还要支出去多少，因为天上有天，天外有天。

回味选择，你和我，我和他，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收获。天与人，天选择。强和弱，强选择。上跟下，上选择。智者碰愚者，智者选择。近年来声音不低的所谓双向选择，其实不过是一种愿望，果真的选择，应该都是前者，后者的选择，往往是一种无奈而已。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不会多，也不可能多。

不可能不感激，不可能不卖力。如果遇到唯上命是从，听风是雨的上司，岂不倒霉也哉。

1978年的时候，小电视小宝贝儿，大电视大宝儿，而且还是黑白的。我们处的活动室支了一台大电视，晚饭后大家都争着去看，坐低了看不见，站久了腿光酸，七八个人坐到乒乓球案子上。一天到处看见了，突然袭击，一把将我拉下来，说公共财物要爱护，弄得我愣半天回不过神来，其他人吓得赶紧溜走。过后，没想到他又找我赔不是，说单拉我，是为了打牛震马。自己输着理，上司用心如此良苦，让我又一次愧疚有加。这样的上司，不能不让人敬重。

品味选择，你和我，我和他，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苦涩。听风就是雨者，唯上命是从者，鸡子过去尿湿柴火者，光使驴子不撒粪子者，鸡蛋里找骨头者，一日小错终生不捆绑者，给一颗糖豆抽一鞭子者……无法选择的上司里，型号多多的可敬不可爱，可爱不可敬，不可敬也不可敬。有一个规律，媚上者一定蜜下，逢迎者必定压下。其实，这样的上司，收入多少恭维，还要支出去多少，因为天上有天，天外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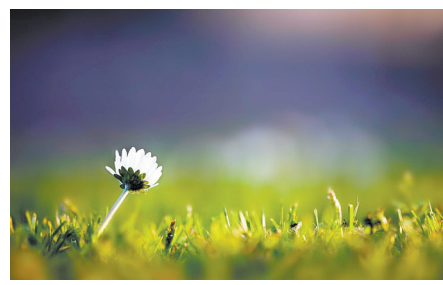
回味选择，你和我，我和他，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收获。天与人，天选择。强和弱，强选择。上跟下，上选择。智者碰愚者，智者选择。近年来声音不低的所谓双向选择，其实不过是一种愿望，果真的选择，应该都是前者，后者的选择，往往是一种无奈而已。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不会多，也不可能多。

人人从选择开始，到不选择结束。赌博需要选择，但是选择不是赌博。选择是什么，是人生的连环套餐。选择是什么，是幸福与不幸的出发点。选择是什么，是理想与幻想的风向标。选择是什么，是聪明和愚蠢的试验仓。选择是什么，是虚伪和诚实的鉴定表。选择是一个万花筒，变化出人间社会的形形色色和五花八门的悲喜剧。

选择很容易，选择又很不容易。买白菜不买萝卜，买红薯不买土豆，人人都能做到。要进攻要防守将军为难，立太子选宰相皇帝为难。大人难大事，小人难小事。人与人不同，难与难不同。人生在旅途，旅途在选择。选择决定命运，性格影响选择。优柔寡断者，往往偏正道而人歧途，刚毅果敢者，方能捕良机而一举成功。有用人和无用人的区别，往往就在于选择的正确与错误。

选择有大小，时代选择为大，个人选择为小。时代可以选择人，人不能选择时代。选择有上下，自然选择为上，人的选择为下。风雨雷电天之敬畏，草木虫鱼地之生机。选择有轻重，社会选择为重，个人选择为轻。遇乱世必受流离之苦，逢盛世可享太平之福。社会是众人的社会，社会可以选择个人。

天气暖了，万物复苏了。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春天的云彩真是迷人的飘逸。我的思绪，我的情感，被薄弱的云彩牵动着，从心底下飘浮出来，移向往日的回忆，加入杂乱的字里行间。虽然言不及义，也算是对春天的再一次虔诚崇拜。



舞，时而隐入花蕊，正在为采蜜忙碌。我与蜜蜂在春风中同来花海，不同的是我来赏春，它们却是在劳作。务实与虚妄交织在一起，涂抹出春天的不同色彩，有浓有淡，也许这就是初春的娇艳与悲凉。

春风吹醒着我们虚幻的梦。人人都有梦，时常在远方。为了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一走就是大半生。我们像喝了一壶浑浊老酒，半醉不醒，痴狂疯癫，豪迈吟唱，到头来也只是一曲情殇。几时圆梦，几人能圆梦，春风知晓。古树，蜜蜂，给我一生的简单，还你千年的辉煌，这就是春风的无声独白，也是给我们的惊世馈赠。

春风的吹拂，在春风里独醒。万物源于自然，最终要回归起点。人也不例外，皆为天地间的匆匆过客，当生命的旅途走尽，终归还要落入自然的尘埃。我们在春风里徜徉，春风引领我们旅行，享受自然的恩赐，或许是生命的一次既往，抑或是一步一步去找寻来时或归去的路径。

度春风，醒梦。

## 三月的鹅黄与绯红

○侯旭东

春天悄然潜行，到了3月下旬，屡增不减的一丝丝暖意便一层层撩拨开心中蛰伏已久的期待，把厚重的冬装随意挂在树上，扔在草地上，我们一起体味春天的娇柔与温情。鹅黄的油菜花与碧绿的麦苗在燕山水库四周浅浅起伏的山峦间构造春天童真的幻想，飞翔的群鸟偶尔滑落画中，在麦苗上点开一个逗号或音符。我们一行钟情春天的游人闯入春天的图画之中，来到的是叶县辛店镇。

辛店镇的千年银杏古树是春游的首选，这棵树六个人才能合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材大腰粗”的智慧老翁。大家纷纷在它身前摆拍，敬慕它的厚重。与“老翁”合影之后，南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被誉为“北国毛竹第一园”的井冈毛竹园区。井冈毛竹是望夫石景区的组成部分，此山为道教圣地，植被茂密，在毛竹林里，大家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据说，竹林里没有一只虫子，所以，这里听不到一声鸟鸣。正是“林静山更幽”“曲径通幽处”的所在。回忆一下中华文库中写竹的古诗，竹子宁折不弯的风骨引得古今无数文豪与革命者敬仰。

从辛店镇一棵千年槐树下南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引导我们向上行驶，20多分钟后来到一个山顶，眼前一片鹅黄的油菜花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便是地处三县交界处的刘文祥村。馨香的油菜花让爱美之心张扬开来，拍照兴起，有人趴在草地上，有人一跃而起，搔首弄姿，万种风情，欢声笑语吵醒了池边青蛙的春梦。麦田边两个麦场的石碾让人立马回到童年，有力量大者竟推着石碾前行数步，心中定是回忆起小时候随父母割麦、收麦、碾场、扬麦的幸福时光。也有美女坐在石碾上扮扮姑娘模样，古老的石碾、鹅黄的花海，有晚秋黄梨、美国红李、蜜桃、核桃等。正是梨花与桃花争芳斗艳的时候，我们在粉红的桃树林中穿行，心情随桃花的香蕊甜蜜着芬芳着，每个人的脸上心中尽是桃红的云霞。幸福与爱恋就在花丛中一步步抬高了心坎，高山碧水潜入心脉，每个人的双眸都有了别样的醉态。

走出刘文祥村向西，必经燕山水库。不必说水库夕阳的壮丽，也不必说波光旖旎，单是偶遇的樱花园，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每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为“樱花节”，也称作“樱花祭”。这段时间是日本自南至北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自开花至花残只有七天，也称作“樱花七日”。每年樱花季时，上野公园樱花大道上的绯红云朵，在鲁迅笔下化为国人对樱花的印象。

一段樱花缘，让人感叹华夏之秀美，世界之博大。万物复苏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切生命的创意、繁衍皆在于春的孕育与播种。烂漫的春色、艳丽的春光、旖旎的春声、缠绵的春情，随着春风，伴着阳光，开启每一颗心灵；青春的梦想唤醒渴望挣脱冬天的桎梏重生；七彩的光线粘着露珠谱写着春天的琴声。

三月的鹅黄与绯红已牵着我们的手启程，走，让我们相互扶持，微笑前行。

### 认尸启事

我站2015年4月14日救助一男性流浪乞讨人员，无名氏，约50岁，身高171cm，于2016年3月27日23时因呼吸骤停抢救无效死亡。经我站多方查找始终无法查清其身份。有家属或知情人见报后，请速与平顶山市救助管理站联系（0375-6150106），30日后如无人认领，将按无主尸体处理。

平顶山市救助管理站  
2016年3月29日

### 诗两首

赵旭儒

#### 游溧河

由洛来平近六旬，溧河两岸一时新。  
血汗滴入山下土，莺歌燕舞醉游人。

#### 人不老

人过七十古来稀，而今百岁不算奇。  
夕阳霞光无限好，满目青山人不老。

